

有关回鹘文的几个问题

许多会 热合木吐拉·艾山

内容提要: 学界对回鹘文的理解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本文以文献和出土文物、文书为依据对什么是回鹘文,回鹘文如何产生,其创制情况、使用范围诸问题进行了梳理。

关键词: 回鹘文 维吾尔 畏兀儿

中图分类号: H21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743 (2012) 02—0121—04

“回鹘”、“回纥”都是对“维吾尔”的汉文译写。回鹘文,就是记录回鹘语的书写符号系统即文字,它是在粟特文基础上创制的记录回鹘语的书写符号系统。李森在《论回鹘文》中指出:回鹘文是古代回鹘人使用的音素文字,亦称“回纥文”。^①牛汝极说“回鹘文是一种音素文字。”^②杨富学认为“回鹘文是以回鹘为代表的北方突厥语族诸民族所使用的一种文字。”^③

11 世纪的《突厥语词典》^④、宋代赵珙《蒙鞑备录》中的“回鹘字”^⑤、元代《元史·塔塔统阿传》中的“畏兀儿字”^⑥即回鹘文。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在《突厥语词典》中指出“所有突厥语都采用的突厥文字,基本字母有 18 个。突厥文字就是由这些字母组成的。”牛汝极认为这里的“突厥文字”就是“回鹘文”。^⑦《蒙鞑备录》谓蒙古人:“其俗既朴,则有回鹘为邻,每于两(两当为西之误)河博易,贩卖于其国。迄今文书中自用于他国者,皆用回鹘字,如中国笛谱字也。”《元史·塔塔统阿传》记载,成吉思汗从回鹘人塔塔统阿处了解了“回鹘文”后,“遂命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这说明,“回鹘文”一名的出现与成吉思汗的西征和回鹘人塔塔统阿归顺蒙古有关。此后这一术语开始频频出现于中外文献。由是观之,“回鹘文”的得名当来自蒙古人的称呼,又因为蒙古人采用这种文字以创制自己的文字——回鹘式蒙古文,从而使“回鹘文”影响进一步扩大。^⑧

① 李森 《论回鹘文》,《语言与翻译》1990 年第 3 期。

② 牛汝极 《维吾尔古文字与古文献导论》,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287 页。

③ 杨富学 《回鹘文源流考辨》,《西域研究》2003 年第 3 期。

④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 《突厥语词典》(第一卷)(维吾尔文版),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8 页。

⑤ (宋)赵珙 《蒙鞑备录·国号年号》,王国维 《蒙鞑备录黑鞑事略笺证》,文殿阁书社,1936 年,第 13 页。

⑥ 《元史》卷一百二十四《塔塔统阿传》。

⑦ 牛汝极 《维吾尔古文字与古文献导论》,第 87 页。

⑧ 李经纬 《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的发现、收藏与研究情况概述》,《西北民族研究》1997 年第 1 期。

回鹘文的来源学术界争议很大,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回鹘文是在叙利亚福音体文字的基础上改制的,第二种观点认为回鹘文是在粟特文基础上改制而来的。

研究回鹘文的先驱德国人克拉普洛特(J. Klaproth),俄国学者拉德洛夫(W. Radloff),芬兰阿勒泰语言学奠基人兰斯铁(G. J. Ramstedt)都持第一种观点。我国的洪钧、李符桐^①、张星烺^②、冯家昇^③也持这一观点。

缪勒(F. W. K. Müller)1922年发表的《回鹘文考释》一文中对鄂尔浑碑铭《九姓回鹘可汗碑》中“新文字”的残字与发现的粟特文残片相比较,认为碑中“新文字”是一种较回鹘文更古的文字——粟特文,因而认为回鹘文是根据粟特文创制的。这一观点得到广泛认同,如:冯加班^④、高梯奥(Rabert Gauhriot)^⑤、C. E. 马洛夫^⑥。我国学者耿世民^⑦、李经纬^⑧、牛汝极^⑨等认可这一观点。

杨富学^⑩综合各家之言,比较了回鹘文与叙利亚福音体文字、回鹘文与粟特文的形体,分析《九姓回鹘可汗碑》(820年左右所立)和《牟羽可汗入教记》残片研究的情况后认为,回鹘文源自叙利亚福音体文字的说法缺乏依据;并从粟特人——中国史书上所谓的昭武九姓人的影响与1975年出土的“代人”木牌、《九姓回鹘可汗碑》和《塞维列碑》都使用了粟特文的事实说明,回鹘文的源头应该为粟特文。牛汝极^⑪进一步分析后认为,回鹘人在使用回鹘文之前曾使用过粟特文,在粟特语中没有q、ʒ、ɣ等语音,元音字母几乎只有一种(突厥语、回鹘语中有8个元音),所有这一切都直接影响着回鹘语的正确表达,只有对粟特文进行改革才能适应回鹘语的特点,于是就产生了回鹘文。笔者比较认可第二种观点。

回鹘人使用的文字很多,除了汉字外,还使用过多种文字,甚至是同一时期多种文字并用。“在维吾尔文字史中,有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在同一时期,维吾尔内部不止使用一种文字,往往是几种文字同时并用。在漠北时期,维吾尔除了使用突厥文外,还使用粟特文、回鹘文等。高昌回鹘时期,使用的文字种类最多。如:突厥文、粟特文、回鹘文、摩尼文、叙利亚文、汉文、吐蕃文等。在喀喇汗王朝时期,使用阿拉伯文、回鹘文等。”“汉文的使用在维吾尔族历史上虽未造成一种普遍使用的局面,但是,从保存下来的文献看,有许多都是用汉字书写的,其中有的是用汉文一种文字,有的是用汉文一回鹘文或汉文—阿拉伯文等两种文字书写的。”^⑫从牛汝极先

① 李符桐 《回鹘文字来源及其演变》,载林幹编《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下),中华书局,1987年,第647页。

② 张星烺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5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474页。

③ 冯家昇 《回鹘文和回鹘文的〈玄奘传〉》,《大公报》1952年3月4日。

④ A. Von Gabain, ALTtürkische GRammatik, Schriflehre Wiesbaden, 1974.

⑤ 高梯奥(Rabert Gauhriot):《拿利字母之研究》,见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

⑥ C. E. 马洛夫 《古代突厥语文献》,1951年。

⑦ 耿世民 《读〈回鹘文在金帐汗国和中亚的传播〉》,《语言与翻译》2003年第4期。

⑧ 李经纬 《回鹘文的字形与字体》,《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

⑨ 牛汝极 《维吾尔古文字与古文献导论》,第287页。

⑩ 杨富学 《回鹘文源流考辨》,《西域研究》2003年第3期。

⑪ 牛汝极 《维吾尔古文字与古文献导论》,第287页。

⑫ 牛汝极 《维吾尔古文字与古文献导论》,第287页。

生的论述中可知,维吾尔人历史上使用的文字,除了“汉文”是语素文字,其余的七种文字全都是音素文字,我们显然不能把古代回鹘人使用的七种文字都称为“回鹘文”。刘义棠认为“8世纪时,回鹘人已开始使用由粟特字母演变而来的文字系统。”^①牛汝极先生认为,“回鹘文”是按照“塞姆字母→阿拉美文→叙利亚文→粟特文→回鹘文”^②的历史派生而来的。可见,回鹘文是粟特文东传后在回鹘人改造的基础上的文字。

除回鹘人使用过“回鹘文”外,契丹人、蒙古人、满族、锡伯人也使用过“回鹘文”,这四种民族语言都不属突厥语族,蒙古语属于蒙古语族,锡伯语属于满一通古斯语族。^③

回鹘人使用“回鹘文”的历史很长,高昌回鹘王国、喀喇汗王朝、甘州回鹘汗国,都使用过“回鹘文”。高昌回鹘王国在漠北回鹘汗国草创的回鹘文基础上,完善和规范了回鹘文,王室及民间使用这种文字作为交际工具,书写文书、契约、历法等。收藏于国内外的回鹘文文献绝大部分属于这一时期。回鹘文活字印刷技术在吐鲁番盆地也被广为采用。

而喀喇汗王朝时的著名诗人艾合麦德·尤格纳克在12世纪写成的《真理的入门》一书,证明了回鹘文在这一时期仍被继续使用。著名的学者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创作《福乐智慧》时,也使用了回鹘语和回鹘文。

甘州回鹘汗国时期,回鹘文逐渐成为河西地区使用的文字之一。河西地区除发现有大量回鹘文文献外,还有不少回鹘文、汉文合璧的双语碑铭。甚至在14~15世纪,由于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新疆回鹘人弃用回鹘文后,河西地区仍持续使用到17世纪。如20世纪初在酒泉附近发现的回鹘文本《金光明经》就是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在敦煌抄写而成。^④

继甘州回鹘汗国后,党项族建立的西夏王朝统治河西。回鹘文字在西夏(1038~1227年)境内也得到了广泛使用。史载西夏国中除使用西夏文、汉文外,还使用“西番、回鹘、张掖、交河一切文字”^⑤。1988年在榆林窟第三窟后人补塑罗汉像下发现的在彩塑底座后面有西夏时代绘制的经变画上的回鹘文榜题,这说明回鹘文在西夏亦在使用。

回鹘文也曾用作元朝和稍后金帐汗国、帖木儿帝国的官方文字,金帐汗国,也称钦察(Qipchaq),现经专家研究分析金帐汗国至少从14世纪开始使用回鹘文。^⑥帖木儿“令书记官用回鹘文记一切征战活动”^⑦。W·巴托尔德说,当时,不仅在察合台诸汗和帖木儿身边有用回鹘文起草公文函告的畏兀儿官吏,而且直到公元15世纪后期的帖木儿王朝时期依然如此。是时,曾有一位畏兀儿奉命以回鹘文撰写了一部名叫《汗的历史》的编年史,为帖木儿歌功颂德。^⑧到目前,在中亚发现的用回鹘文写成的最晚文献是1469年费尔干苏丹奥买尔舍依赫给马尔吉兰地方长官米尔萨依特·阿赫买德的奖令。^⑨

① 刘义棠 《维吾尔研究》,转引自李森 《论回鹘文》,《语言与翻译》1990年第3期。

② 牛汝极 《维吾尔古文字与古文献导论》,第6页。

③ 聂鸿音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语文出版社,2007年,第4~6页。

④ 杨富学 《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484页。

⑤ 张铁山 《突厥语族文献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0页。

⑥ 耿世民 《维吾尔族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论》,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5页。

⑦ 耿世民 《读〈回鹘文在金帐汗国和中亚的传播〉》,《语言与翻译》2003年第4期。

⑧ (俄)W·巴托尔德著;罗致平译 《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13页。

⑨ 耿世民 《回鹘文主要文献及其研究情况》,《新疆文史论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5页。

15世纪,回鹘文和回鹘语的影响远及小亚细亚,回鹘文回鹘语仍保持其国际语(linguafranca)地位。^①奥斯曼苏丹Fatih Mehmet II在战胜白羊朝国王Uzun Hasan后,于1473年发布一道用回鹘文、阿拉伯文写成的命令。^②此外,服务于奥斯曼宫廷的有许多精通回鹘文的刀笔手,如阿不都拉扎克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他让人不远千里从中亚抄来了《福乐智慧》一书。

正如语言和文字不是相同的概念一样,回鹘语和回鹘文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回鹘语可以用回鹘文来记录,也可以用其他文字来记录;反之,回鹘文也可以记录回鹘语以外的语言。回鹘人把回鹘文传给了蒙古人,蒙古人在此基础上创制了蒙文使用至今。由于回鹘文的影响,学者广泛使用“回鹘式蒙古文”的说法。如杨富学在《回鹘文源流考辨》^③中如是说,乌云毕力格在《蒙古史纲要》^④中亦如是说,牛汝极在《维吾尔文字与古文献研究》^⑤用到“回鹘式蒙文”的提法。满族人又从蒙古人那里学会并创制了满文。锡伯文是在满文的基础上创制的。这些事实都说明了回鹘文对蒙文、满文、锡伯文创制的影响。但是要注意,“回鹘式蒙古文”也就是“老蒙文”^⑥,是用回鹘文字母记录蒙古族语言,它有回鹘文的“形”——字母,而无回鹘文的“实”——语言。

(作者单位:和田师范专科学校)

责任编辑:李文博

责任校对:王文洲

① 耿世民 《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7页。

② 耿世民 《读〈回鹘文在金帐汗国和中亚的传播〉》,《语言与翻译》2003年第4期。

③ 杨富学 《回鹘文源流考辨》,《西域研究》2003年第3期。

④ 乌云毕力格 《蒙古史纲要》,内蒙古出版社,2007年,第67页。

⑤ 牛汝极 《维吾尔古文字与古文献导论》,第287页。

⑥ 杨富学 《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民族出版社,2003年。